

第一輯 編匯刊期國民

周楊：編主

萬象

第十月號

·第四期· ·第四年·

廣陵書社

萬象

十月號

第四年 第四期

匯刊第四十一冊

廣 陵 書 社

賢明主婦高尚家庭一致採用
 交口稱譽



雙愛思 生菜油

用味甘
 以勝香
 煎以可
 油蒙冷
 炒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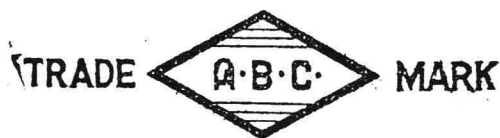
本行出品
 雙愛思
 菜油以
 最新科
 法製清
 潔衛生
 瑣美麗
 贈親友
 為適宜
 大公司有
 均售

禮和洋行出品



A.B.C.

CONFECTIONE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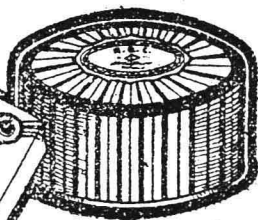


REGISTERED



品質高貴
美勝舶來

請吃
愛皮西
糖果



愛皮西糖果股份有限公司

萬象讀者
記住：



萬象雜誌供大精量神食糧
葡萄美酒具無限健康活力

十月號 第四年・第四期 目錄

職業婦女特輯

三遷

陷阱

「表演舞蹈」是我的職業

聾女求職記

這樣的歲月

教員一日

一個售票員的生活

旋律的跳躍

何葭水 (八)

小玲 (四)

王淵 (二)

蘇靜 (二)

黎君 (元)

嚴清霞 (三)

陳大宇 (四)

梁萍 (四)

死囚 (小說)

威尼斯 (海外風光)

歷史上最大的火災 (科學奇觀)

媳婦 (小說)

我與新聞界 (文壇懷舊錄)

三十年前上海灘的補充話 (掌故)

歷史的插頁

曉歌 (望)

谷人 (三)

幽素 (六)

蕭寒 (元)

天笑 (七)

鄭逸梅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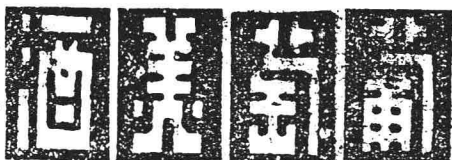
直夫 (六)



中秋佳節交際禮物

家庭聯歡無上妙品

國酒傑作之產



！飲歡杯舉女男年育
噴噴香·蜜蜜甜

古生物學近聞(自然界)

阿爾邦山發掘古墓記(墨西哥考古)

夜店(連載劇本)

蝴蝶旅行的故事(鳥獸蟲魚)

環球獵影記(攝影漫談)

黃霉雨(小說)

魁生者言(生死漫話)

董小宛與順治(考據)

接吻考(長篇連載)

海的故事(科學小品)

晨(長篇連載)

秋士(卷)

蔡凡(卷)

季修(一〇)

朱梵·師陀(二三)

雷焱(二三)

華成璐(一六)

石琪(二三)

康悌露(一六)

宛序(一〇)

素武(一一)

俞良洪(一七)

羅洪(二三)

綠窗絮語

鄭逸梅

怪法律

樂芳齋

補

獵奇趣味

滄一

綠窗絮語

鄭逸梅

白

綠窗絮語

鄭逸梅

綠窗絮語

鄭逸梅

綠窗絮語

鄭逸梅

叢殘偶拾

鄭逸梅

福利農場榮譽新獻

各大公司酒家均售



售均店商司公



九龍名廠星徽織造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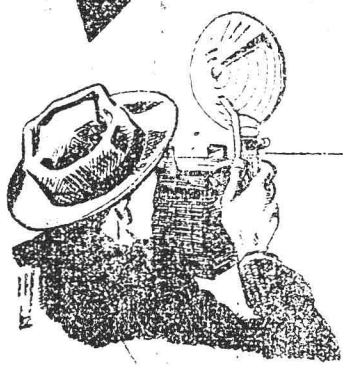
出品九龍名廠星徽織造廠
質地細軟 花樣新穎 華貴大方 一譽成名

發行所

威海衛路二十號六號



OK



慶祝雙十節
適逢
一週紀念
為酬答新老顧客起見
舉行
特價二星期
(自十月十日至廿四日止)
歡迎參觀 勿失良機

標準模成面素

大亦西裝 式樣齊備
貨色繁多 定價廉

成都蜀安寺街口468號 電話62693

· 職業婦女特輯 ·

三 遷

何葭水

——我的職業生活

曾在本書上見到有話說，有些人的生命，好似尼羅河，一路浩浩蕩蕩，峻偉非凡，後來却四分五裂，蕨蕨蕨蕨的入海；另有些人的生命，好似一個被人踢起的球，起初搖擺盤旋，不知所向，觀眾都說是野球。誰知却忽地走直了，愈前愈直，正達鵠的，引起每場觀眾的一聲猛彩。著者說：一個人應當慎重他的生命。要講我的職業生活，先寫這麼一段，連我自己都莫名其妙。大約因為我離校以後，曾經三遷其業，頗有『野球』之意，心中私願其愈走愈正罷！

我的第一個職業，是在一個宗教機關裏做文字工作，是一位大學裏的教師介紹我去的。我原沒有請他介紹。是我的一位親戚，在一處公務機關作事，得知那裏要添一位翻譯，叫我去應考。我還未畢業，應考先得有教師的介紹信。我請這位教師寫，他不給我寫，却給我介紹了這另一職業。

我很記得那一個暮春的上午的光景。我去找他，他不在家，我在他家門前校園裏等他。一回兒，他來了就坐在園裏談。是『暖風十里麗人天』，充滿着光明的一個上午。

我把來意說了，他一聽就不以為然。他說：到公務機關去當翻譯，好煞也只是——一種機械的書記的職務，桎梏人的靈性的。爲甚麼我不去教書，譬如說：到中學校去當教員？我說我不喜歡當教員。他說當教員看見青年人的性格逐漸發展，心中會有一種說不出的快樂。我說我寧可拿筆。他說拿筆也應當拿得有意思一點。過了若干日之後，他對我說：他跟一位朋友，在一個宗教機關裏作事的，講過了。那裏雖沒有空位置，

那朋友答應替我設法，我可以去見見他。於是在一個星期六的上午，我跑到那機關，見到那人。講了幾句話，大約他對我的意見還好，就說：我應該去見一見這機關的主任。這主任見了我，不大歡迎，說：不是已經說過了，說沒有位置的麼？我狼狽得很。但是不久以後，在學校裏，我那教師遞一封信給我，是那機關寫來的，說我畢業後可以到那裏，試用期間，月薪五十元。

那是我還是大四生，大四生一般的是忙着畢業論文，畢業考試，年刊，級刊，話別會，和談天。「畢業即失業」的呼聲，久已叫囂海上，我還未畢業，已將職業問題解決了，頗引起一部份同學的羨慕。何況又是未去請求教師而教師自動介紹的，這面子可不小。這以後有另一位教師，要我到他兼職的一處機關做社會服務的工作，知我已經決定了，還表示惋惜。

秋天，我就到那宗教機關去作事。離開了春江花月，香塵十里的大學福地，天天上鴿子籠般的辦公室，坐著坐著，坐上一天，出來和同樣是疲乏了的人揸着乘車子回家，春夏秋冬一個樣子，是免不了要「自傷」的。在那裏，薪水雖少，待遇却不薄。我有一個小小的辦公室，冬天還生著水汀，一切都很安靜和平。我還是在辦公時間內讀了不少的書。然而環境終是灰色的，心境也是灰色的。青年人耐不過寂寞，宗教的熱情也維持不住，終於在一年半以後，早春，我離開牠了。

一個人有甚麼機會，是他先自想不到的。我少年時喜歡文學，專愛讀書。入大學三星期以後，却在日記簿上，寫道二十一天的生活下一結論，說我得了「一點宗教的敬虔，一點音樂的愛好，一點不樂讀書。」這居然寫完了我四年大學生活。宗教的敬虔，給了我第一個職業；音樂的愛好，給了我第二個職業。這第二個或者不配稱正式的職業，但牠總是使我過地爲良了。

當我還在大學裏的時候，我曾不知怎樣一來的當過一個學生音樂團體的主席，因而認識了一位環遊世界

· 職業婦女特輯 ·

恰過中國的名音樂家。後來，他要想作一部中國風的歌劇，找了一本中國舊戲曲，叫我給他譯成英文。這實出乎我的能力之外，轉而一想，這反正是改編而重譯三譯，終於變成德國的歌辭在德國的劇場上演的，我就譯得差一點也無妨，但求達意就得，於是花了六個星期的上午，給譯好了。那時那音樂家住在日本東京，就給寄到東京去。回信來了，大大的謝了一通，還附了一張三百元的支票，頗叫我喜出望外。到舊歷新年的時候，他們一家，又回上海來了，要到北京去住三個星期然後赴美。因為他們極喜歡北京，頗以我之從未去過北京為奇，順便將我也帶了去，算是他們的客人。我在那宗教機關裏，每年原可有三個星期的假期，我就告了假。然而以後在北京一住一年半，以致只好去職，却是原先所沒想到的。這只可以說是北京的魅力大。我常沒口的誇讚北京，幸而北京是中國的地方，不然，我真不知該給人怎樣的臭罵。

那音樂家是位名人，我以他的 *Protege* 的身份在那文化城裏出現，很佔到一些便宜。記得有一位崇拜這音樂家的年青記者，因為我替這音樂家翻譯劇本，還特地的來訪我，問我要照片，要替我在報上捧一捧。我不學無術，沒有甚麼可談的，却發現那記者是當地某大學的新聞系出身。我久仰那大學的盛名，又羨慕那新聞系，更傾倒於記者的生活。於是乎倒成了我訪問他，因為他開了話盒子，談他的學校，他的工作，談的津津有味，長了我不少的見聞。大約是他回去以後，發覺他的訪問記無從寫起，就給我一信，叫我寫一短文介紹自己。這文我沒有作，他知道我其實無話可說，也就不再來麻煩我了。

三個禮拜很容易的過去，音樂家的一家人要回上海乘輪赴美，我也該回上海了。但我實在捨不得這在北國的藍天之下，廣大的庭院中的光明生活，而同到上海那高樓上的鴿子籠中去。心橫意決，不走就不走。在北京住了一年多，過着閒散的日子，勉強近乎「職業」二字的，是會當那裏的英文報館的特約撰述，寫了若干篇文字登在報上。

是這樣的，我既傾慕記者的生活，那音樂家說：『你爲甚麼不給報館寫東西？』他介紹我認識了英文日報的新聞編輯，又告訴我，三月十四日，杭州將舉行蘇東坡九百年誕辰祭，我可以寫一篇關於蘇東坡的文章試試？我跑到國立圖書館去翻書；關於蘇東坡的材料竟有這許多，真不知從何寫起。直接延到三月十三日的黃昏，纔算逼出了一篇小文，是講那有趣人物的幾則逸事的。拿到報館，那新聞編輯却已到天津去了，沒奈何，只好硬着頭皮見總主筆，總主筆出到會客室，很客氣的問可以爲我作甚麼。我把來意說了。他說：你早幾日就好了，因爲他們已另約了人寫了，而且，在這時候，這一版早就排好了。大約是他看見我一臉的失望，又見我手中拿着那文稿，就姑且取下來看看。後來說，這樣罷，明天的報是來不及了，星期一的報只出半張，不合宜的，或者，就登在星期二報上罷。第二天，我看那報，果有洋洋灑灑的一篇大文，歷敘蘇東坡的一生，就是我所想講而不會講的，又有許多圖畫照片。我那篇小文呢，出乎意外的，倒也登出來了，登在平素登來函和幽默小品的地方，是拆了版重排的。星期二，登了一封由那有歷史癖考據癖的一位北京學者來信，說報紙以三月十四日爲蘇東坡的誕辰紀念是錯了，東坡生於某年冬某月某日，是陽歷的某年一月八日。主筆覆說謝某博士指教告訴蘇東坡生辰，但那兩篇文章的投稿者都沒有說道日是生辰，只說在近日杭州舉行祭典紀念，而那是事實，有電報爲證云云。我讀了，暗叫慚愧。真是文化城，差一點都不可以只是僥倖未差。後來那主筆叫了我，約我多爲他們寫文章，許我最高的稿酬，就是每一直行五元。（普通定一直行三元）

一直行闊約一吋半，長二十吋。這就是說：每長一吋，給二毛五。事實上也的確是這樣算法，因爲排版的關係，少有從頭到尾都是一整行一整行的，大都是長長短短參差不齊。每逢算稿費時，主筆拿了尺，一行一行的量去，十二吋加十吋加九吋加七吋加七吋，共四十五吋，拿筆來算算，四十五乘二毛五，是十一元二

職業婦女特輯

毛五。看他這樣算時我常感覺我是一個匠人。譬如說織布的人，多織一點，就可多賣一點錢，我如胡亂多寫一寸，就好多得二角五分。讀者請別見笑，在那時的北京，二毛五可以喫一客很不壞的客飯，有一大碟火腿白菜之類，外加豆腐湯之類，外加雪白的飯與花卷。這至少抵得上現在上海的百元了。

給英文報紙作文，像我這樣的人，只好應時應景，賣賣野人頭。清明節近了，講講寒食節介之推，端午節到了講講屈原。比較有意思一點的，只有講妙峯山進香的一篇。

原來事變前每年舊歷四月初旬，在北京西北約百里的妙峯山上，例有朝山進香之舉，人最多時，可共有十餘萬人。這是極有組織的一件大事，遠在天津的人都參加。例如山路上每隔若干尺的一盞燈，就寫明是天津估衣商送出來的。關於這進香，有顧頡剛等人的專書講過的，這裏不能說了，只能說些零碎的感受。

起先我並不知道有這件事。有一天的下午，報館給我一個電話，叫我去觀光觀光，回來寫篇東西。我問要寫多長呢？主筆說，那隨便，或者是一直行罷。我和房東太太商量了，纔知道是至少要去一天的。第二天一清早起來，在東華門坐特駛的公共汽車到聶家莊，再從那裏僱轎到山頂。僱轎的時候想起在杭州所遭遇的，怕給敲竹槓，還先和轎夫們講好了外加多少飯錢，轎夫們笑笑答應了。一到山上，就知他們笑的緣故。原來一路走去，五里一茶棚，棚是收拾得整整齊齊的或大或小的屋宇，裏面有茶有飯有粥有菜有糕餅，朝山者隨意取食，不費一文。轎夫們去廣場上恣意喫喝談笑，我這上妙峯山而給飯錢就成爲笑話。不只喫喝，要過夜也可以，有坑有被，山高路遠，走路的人常有在茶棚中過夜的。我一路看一路驚訝，驚訝於這個甚麼都不要錢的世界，驚訝於這許多一團和氣春風滿面的人物。走進一座茶棚去，裏面迎出一位主持的人物。大約是長袍馬褂的北京或天津或保定或別處的商人，給我一作揖，我趕忙一鞠躬，給迎進去坐下，談談話，喫點東西，給送出來，打恭作揖的上了轎，心中真有說不出的感想。更不只茶棚裏，在這晴天之下，一路都是

笑嘻嘻的。人我之界早已一掃無餘，男女老幼，誰碰見誰都打招呼，順口說些祝頌的吉利話。沿路又有舞獅的，踏高蹺的，各種玩意兒。熱熱鬧鬧的到了山頂，見了靈感宮的主持和尚，講講話，喫了飯，下山，歡歡喜喜的回家。住持告訴我有顧頡剛等人的專書，買到了書，那只寫直行，足足寫了幾天，登了幾天才完。主筆和夫人在北京一住十七年，未去過妙峯山，後來就和我去一次。去的稍晚了一點，朝山之事過去了，所見的只是濯濯的崇山，一層一層的，連綿不絕。上次忙於看人與事，這次纔賞識到山景之美。他沒有江南的山的秀麗的，牠沒有葱葱鬱鬱的樹木，然而够多雄偉？還有！我忘了說，這次我去，聽見轎夫們，山上的居民們說，這就是那次給轎夫飯錢的人。原來我帶了一個故事回去，我留下笑話一則，叫人不容易忘記。

常常在書上，文章上，讀到講民衆的組織力量，民衆的慷慨，這次我親眼的看見了，而且還遠勝過我所讀到的。「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在宗教之影響下，是真可以辦得到的。說是迷信也好，我却在這大進香中，窺見新社會的一點氣息。我得感謝報館，給我個機會，當了一次記者。不然我不會知道去，而趕上了這妙峯山進香的末一次，就去了也不會這樣耳目並用，盡量的感受到環境的影響的。後來，又因了這一篇文章，認識了些有意義的師友。「以文會友，以友輔仁」這句話，又是真有的。我樂觀了，因為我相信人。

在北京作客作够了，終於回到上海。在上海，又跌了若干時日，就給我所從出的中學找回當教員。一轉眼又是四年。初入時，等於當初中一的級任，因我共教二十一節，而有十七節是初中一的。四年之內，漸漸升級，現在是教全節中的英文。這也是環境所逼，不得不如此。教的班級愈高，只愈見得自己的空虛。除了努力充實自己以外，還有甚麼可說的呢！

有一位前輩，題我的手冊，寫了四首四言詩。其第四首是：

曩昔宣尼，風雨杏壇，

職業婦女特輯

濟濟多士，齊業重冠；

未聞當日，錦簇花攢；

教輸一着，太息猗蘭。

當日杏壇設教，若真個「錦簇花攢」，不知是個甚麼光景？我以為女子中學內情形，這四個字却也形容恰好。這不只形容同學們外相之美，也形容她們內心之發展。我於是想起了在大學校園中和那教師談話的一個上午，他怎麼說當教員看見青年人的性格發展，心中會有一種說不出的快樂。他的話是對的，這快樂我如今嚐着了，雖然是夾雜了大量的慚愧。

三選既已講畢，讀者可以暫休眼力，我這篇文章也可以結束了。自己看看，很不合做文宗旨。編者之意，大約是要投稿者「文以訴苦」而我無苦可訴，要投稿者講自己所遭受到的不平等待遇，而我却到處受到優待，過於我所應得的。這是個動亂的大時代，惡勢力與善勢力的激發，遠過平日。有人喫人的一面，同時也有講友情重風義極慷慨的另一面。像我們在日報上所讀到的副刊編者振臂一呼，千數百萬元的貨學金捐款指日而集的事，就不是太平盛世時所可以見到的。動亂的大時代，需才孔亟，懷才不遇的少了，或者倒是有才必遇，不才亦遇的。往往還是女子大佔便宜，怎樣一來，男士們覺得難為情，不得不尊重女權。無論如何，有心人總可以切切實實的為社會做些有意義的事情。這還不可以樂觀麼？

陷

阱

小玲

記得有一位世界文豪說過：「一個人的經驗，是一切真的文學的基礎。」我喜歡文學，然而我的人生經歷

太少了，我的生活圈子太狹窄了。爲了要觀察除了學校和家庭之外的五光十色的社會，體驗這光怪陸離的衆生相，爲了要充實我的單調的生活，增加我的貧乏的人生經歷，同時也爲了要減輕一些父親的經濟負擔，我替自己安排下一個計劃，那便是在課餘找些工作，而比較最適宜的工作便是學校教師或者是家庭教師。

一天，我在報上看到一則聘請英文女教師的廣告。奇怪的是不會限定資格，也不要預先寫英文信去應徵。地點是貝當路××公寓五十二號下午七時至八時殷洽。我想自己大學還沒有畢業，大概高中以下的學生還有資格可以教，且去試試看罷。

夕陽已沉下了地平線。餘輝還在西方的天際渲染着精緻的畫工。金光灑滿了樹葉。我懷着忐忑的心，在歸鴉的噪聲裏，踏着鄭重的步子，在幽靜的貝當路上數着門牌。

「××公寓」是了。

是一座雄偉豪華的大廈。

一口氣走到了六層樓，在五十三號的門外，我輕輕地按了一下門鈴。我等着僕人的開門，一面心中盤算着應該說些什麼話。

門開了，一個凸着大肚子，大約四十多歲的胖臉紳士出現在我的面前。一臉的橫肉，闊嘴，掛着怕人的淳笑。我意外地嚇了一跳。

「小姐，請真坐。」他客氣而親熱地向房裏擺了一擺手。

「請問這裏有一位殷先生要請家庭教師的嗎？」我疑心我自己記錯了門牌或者是他看錯了人。

「鄙人就是，請裏面坐。」

我跟着他走進房。他客氣地叫我在一張沙發上坐下，他自己坐在對面的沙發上。一時沉默了，大家都在

· 職業婦女特輯 ·

想應說的話。我等着他的詢問，一面看看這房間的陳設。第一件我發覺的是房裏除了主客二人外找不到第一个人，連倒茶的傭人都沒有，第二件我發現這房間是新近修飾過的，新漆的地板發着光，油漆的臭味瀰漫在房中，牆上是新糊的花紙。第三件我知道這是一間客廳，陳設簡單而華麗。四壁掛着名人的字畫和鏡框，幾只簇新的沙發適當地擺在房中。電風扇閃着金光，收音機上站着一個裸體的石膏美人。

「小姐貴姓？」他注視着我足足的五分鐘，畢竟開口了。

「袁」。

「袁小姐在什麼地方貴幹？」我覺得他的目光逼得人害怕。

「我現在還在讀書，因為下午沒有課，所以想教教書」。我避開他的目光，回頭去看字畫。

「袁小姐在那裏攻讀？學的什麼科？」

「聖約翰大學，英文系」。

「哦，很好很好！聖約翰的英文程度非常高深，袁小姐的學問一定非常高深。」我心裏暗笑，那有這樣隨便稱讚讀人的？

他接着告訴我他是××錢莊的經理，因為覺得英文在商業上非常重要，所以想在公餘補習補習。我暗裏奇怪難道四五十歲的老頭兒也有這樣的的精神和記性來學英文嗎？

我們的談話，常被電鈴聲打斷，他擺動着胖胖的身軀走出去，在門口，他說：

「英文教師已經請定了，對不起！」

「哦，那麼快麼？」是失望的聲音，接着一陣腳步聲走下了樓梯。我的心中似乎有些勝利的快感，又懷疑恐怕他所說的不是我。